

A series of nine vertical bars of varying heights and widths, arranged in a row. The bars are dark gray and have a textured appearance.

一、书外篇

书香小莲庄

当一千人来到小莲庄，便觉得再难即刻离去了。除同行的女孩兴冲冲奔入庄内烂漫狂游外，我们几个猝遇清景，都只有轻声赞叹的份。许久，才有人幽幽地说：“这地方好到极处，我不想再挪动了。”于是大家坐定喝茶。

这里的水甚佳，又有好景作耳目供养，茶叶虽粗些，也就不致败兴。窗外有一荷塘特别耐看，它占地合十亩，逶迤成庄子的外园。塘内荷花谢了，莲香却未收尽。我从不知道荷叶可以长到这般蓬勃，因为时令，一些叶缘已经枯卷，但有支支梗茎撑举，它们大部分仍旧擎在水上，清圆成片。

庄子的主人，是南浔近代最有名的富商刘镛。南浔耕桑之富甲于浙右。自明代万历以来，发达的蚕桑业和商业经济造成了一大批富商巨贾，人称“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黄狗”。刘镛即为“四象”之首，尽管出身贫寒，曾为棉绸布店学徒，但勤快聪明，很快就殖财数十万，造为园林，能吸收西洋建筑工艺的精华，所以格制清新，与别处竟大不一样。

更难得的是，富倾一方后的他并不作暴发户骄纵奢滥的恶俗相，相反，时时督责子弟读书，两个儿子因以嗜学而富著述。及

第三代孙承幹弱冠起就喜治乙部书，更倾家资，收集宋元旧槧，并天一阁与八千卷楼等处散出的稿钞校本、地方志书，然后斥金十二万，在庄侧建嘉业藏书楼以庋之，兼作抄书录副及雕版刻印之事，声名播及处，引得罗振玉、缪荃孙、叶昌炽等饱学之士竞相参与，一时声色规模，隐然与明末常熟毛氏汲古阁相埒。以后鲁迅、胡适等人皆与之有过交往，或常用那里刊印的书。小莲庄的书香，便这样伴着莲香，沿杭嘉湖平原，来到十里洋场。

待我们寻访及此，它已积下百余年的历史。旧时台榭在暖阳下庄静不语，庄边藏书楼古木森森，也一派安详。那女孩子或因庄子好玩，念及前蜀李秀才“竟折团荷遮晚照”的词儿，思忖在此画船载酒，便老去也无妨碍。身畔走过的后生，得知主人偌大排场，也想有粉墙偷觑的奇遇，纵玉人不见，朱槛玉阶间，有些许遗簪坠珥可寻，也足慰怀。与我同来的自然无人作此等痴想，大家一例陷在静默中，彼此不再说话，即说话也至轻至简，渐离琐碎，泄露出内藏的性情。

想当年，刘镛初创家业，购茧出丝，一定辛苦了得吧。当月侵窗，灯映户，校书的承幹安顿那些零缣旧简，必也是心力耗尽，头晕眼花。庄外临水人家，叫卖声散乱；庄内十二阑干，尽日帘卷；女眷们的嬉闹，有时也够嘈杂。日日莲香到楼头，人有问：你等进货出货，抄书校书，有几日闲散，这般地辜负胜景？想不出主人一笑之余，会如何作答。并是不是也想过，自己这么做是否真的有点儿虚抛了年华，辜负了风景？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无疑是这庄子的知己，不仅出资建造了它，更赋予了它以超迈的格调与神韵。

当一池风荷围定楼台，一院书香偎伴在侧，人们分明看得到他们作为性情中人的根骨，不染铜臭的读书雅士的眼界与涵养。他们深知天下一切事俱不可向热闹处著脚，所以虽富擅一方好地，心仍清淡如水。放眼今日，固然已没有几个人能起这样大的园子，

藏这么多的古书，但似乎更没有几人能这样对待黄白阿堵，并安排作声色如此的用场。

再往深处想去，人有在名场翻滚，却说心存僻壤。刘氏的名山事业偏偏都在繁华都邑，因为在他的意识里，僻壤与都邑原是一色，正如钱多钱少远没有一般人想像得那么天差地别，只要存心高雅，取用有道，名场与钱市又怎能污浊到人的性灵？所以他们赚钱、存钱并花钱，在南浔与海上买屋造园，并让这园林精致而漂亮，成为后人透看其见识与器局之所在。这份安雅实在，或就是刘氏祖孙让人咀嚼三复的原因吧。

没来这里，于此一节不易明白。来了而未坐过黄昏，恐怕仍难与道个中深意。我眼中小莲庄的味道，大半在此。

历史的姿态

我第四次与秦俑站在对面，仍然十分关注两千年前秦中男儿的脸面和身形而旅游手册和导游小姐也几乎与早先一样，特别地提醒游客，这些兵俑千姿百态，绝不雷同，据此足可想见古人才能的秀出和创造力的丰沛。

我的看法是，秦俑姿态各异，可能未必出于制作者的自觉追求。因为考古表明，当时参与其事的近千名陶工，除一部分来自宫廷作坊外，大半属困顿下层的平民工匠，他们分司头部、躯干和四肢的塑制工序，然后再将部件套接成形，手艺虽称娴熟，却并非都精于艺术，因此不能期待他们在各司其职的批量塑制中，能照顾到整个人像的圆整浑成，乃至作为艺术品的气足神完。

东西方古典艺术的实践证明，砍去多余的部分，材质才被赋予生命，而陶工的塑捏堆贴拼合组装，因人数众多，且有些非出模具而只用手工，捏制出的成品面目各异实在是太自然不过的事了。倒是其在体量形质上缺乏雕塑应有的团块效果，比之烧制工艺的高明来，不能不说是较为稚嫩的。

此外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法律条文和《吕氏春秋》等书的相关记载可知，秦时国家对手工艺品制作有严格的年检考核

制度受“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法律规定，慎严谨慎之下，陶工们的制作心态很难说是自由而展开的。以这种身份和心态赶工，要他们逼真地传达王朝的强盛和将士的气度，实在是一种苛求。

那么，究竟从哪里体察秦俑震撼人心的魅力，包括一个王朝目空山海的气象和它遗留给后人的教训呢？与我同行的朋友不无疑惑。我让他们跳出对单个兵俑的过细辨认，转去关注由前军、后队和翼卫组成的庞大的俑列。看那些高过一米八，阔口厚唇收腰宽腹的秦中男儿，在步、车、骑、弩等兵阵中站成矩形和曲形的宏大阵势，浩荡英武地铺排满你整个视界。焚余劫后，一片败乱中居然还有如此精彩的演出，岂不足以让人感动连连。等而下之，汉俑以下及至明俑的格局，是根本不用去想了。

转过后面，还有几列未经整理的兵马俑残骸。车轼早烂，马尾也已折断，残颓的车马边，有身首分离、肢干不全的兵俑们相互偎倚扶持，静卧在逐层夯筑的黄土里。有一个跪射俑，手中的射器早已腐坏，手臂也已断开，但它仰面朝上，褪尽彩绘的眼中有一种独特的幽邃和空茫，叫人实在不能忘怀。

双脚轻轻印地，思虑几乎凝定，我想对着这千年劫波，再没有什么军列能让人如此触目惊心了。它使人在心底产生某种最深刻的疼惜，并因这种疼惜，添一重对历史感同身受的体会：秦俑，无疑象征着王朝的强盛和帝王的威严，但另一方面，其陪葬于霸主的墓侧，是不是也提示人注意，那匍匐在王权底下的个人，他们为历史付出了怎样昂贵的代价？

这样一想，历史苍涩凝重的品格就一下子凸现出来了。历史是有重量的，甚至并不等于矢量的时间，从很大程度上说，不可复原不正是历史之为历史的特点吗？

所以我更想说的是，那王朝的霸业，扫荡六合的绝世辉煌，不是体现在秦俑的千人千面上，甚至不尽落实在庞大而静默的军阵中。或许，这些倾圮的行列，有豪荡似大风乍起，悲歌如到刀切般

终止。它封存着一些最生动的表情，是历史最激荡人心的姿态。

一切皆诗

已故诗人海子某日走进昌平的一家小酒店对主人说：“我给你们朗诵我的诗，你们给我酒喝吧。”主人听得恍惚，以为大白天撞鬼，陪足小心地回绝了他：“我给你酒喝，但你千万别在我这儿闹腾！”

海子弃世已近十年。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纯情诗人不会想到，时至今日，即使在京华和上海，能给他如此礼遇的地方早消失殆尽。零点公司的调查说，如今城市人喜欢诗的愈来愈少。推想起来，在僻远的乡村，要人仍兀自爱诗，怕更杳不可期。

可诗的失意哪里是诗本身造成的，不过是当代人很难再有走近诗的心境罢了。作为人类情感的深刻写意，诗在过去一直蒙领着崇高的赞誉。诗人不但被称为“语言的圣手”，在华兹华斯、雪莱们还是“捍卫人类天性的磐石”；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他们比一般人更具“热忱和温情”；敏锐的感受性”因此也最有可能发见宇宙和人心的一切奥秘。

可着实地说 惟其温情敏锐，一如高纯度物质的原有结构 会随外界物理环境的些许改变而瓦解，诗人的世界也是最不堪非诗物质的冲击的。试看天下滔滔，多半腾逸在人的精神之外，人在

创造工具的同时 自己沦为工具 在涌向海滩、滑雪地的同时 却与自然的距离渐去渐远。有时纵一念初起，已觉无从收拾，待另作安顿，早与诗与情无涉。真所谓人在魏阙 心就只能放在魏阙。如此，江湖之事既已远到隔山隔海，性情之事，还能问么？

再者说，识时贵知今，通情在阅世。专意搜讨感觉，未免玄廓；一味凌越世俗 总嫌悖晦。你若为生存问题所困 自当忙开拓，求发展；而或有生意打理，更难免在商言商，念兹而在兹。只是，整日介数据报表一大堆，啼笑皆不由己，并自由尽数交给了老板、客户，乃至当家妇 心情之恶可想。遥念当年，也曾临流绝顶 让风共诗一同灌满襟袂 可现在妻儿老小之外 再拖带一大箩事 比较容易舍了的，似只有诗了；比较容易舍了的身份，也只有诗人了。尽管这诗写在围有乌丝栏的色白如玉的宣纸上 这桂冕曾是妻子当年最骄傲的闺中念想，最心动的梦。痛已痛到所有了，但不这样又待如何？

不过，由此一盘桓，一沉痛，诗的生机也就在了。本来，它根本就是存在于一切名利场和繁华地的边缘的，现在就更知道如何寻找自己恰当的所在了。故此，人有将读书之志易为谋食，诗仍能在他们心中放出绿阴。

有友人一，性情中人，在大学教经济学，课后每留一些时间谈诗。一学期下来，学生告以跑来教室，太半是为这些诗。如今，这批人都已向公司、银行求活计，据说那里因他们而有了些许意韵。凭这些许意韵，诗好像是有可以自信的。

没听济慈说 太阳 月亮 大海 有感情的男女都有诗意。还有希勒格尔说：那支配世界万物的本原性创造力，皆包涵有诗。

回不去的乡土

人们很少有工夫追究是什么时候和为了什么，自己又开始怀念起蓝布褂红肚兜，并使之成为都市新一季的时装。由于如今的老人很难与年轻人搭调，只觉得数米计薪的日子并未过去太久，有蒸腾稻香的午梦，新棉被中企盼新花衣的年夜是那么的幸福。以后他们来到城市，心里总还以为乡土的一切离自己最近，曾经拥有的生活方式于自己最是可亲。不过，尽管如此，对子孙辈这一波向自己的过去回归的风潮，还是不能理解。

本来，流光浮漾，生活的变化正一点点向人展开它无边界的可能。年轻人在昌明的物质中享受高科技带来的舒适便捷，在网络世界随意拼切许多难以预计的新的视野，要他们有心思回看过过去并亲近乡土，实在有点儿难。他们至多关心一下自己正居住着的城市，非为追山逐水，难得去一回乡村，更别说模拟那儿的生存，忍将厚棉粗麻，换下范思哲们的轻裘薄纱。

然而，为挤进城市的时尚主流，过精致的生活，他们可真受累了。世网尘劳，苦恼萦心，白天套装勒脖子，老板客户一大堆，忙是烦；回家睡裙裹疲累，家门之外，皆成陌路，闲也烦。城市是繁华而便捷的，特别是当它大到一定的规模，但似乎也因为这个，

它又是虚浮而隔断的。精致的衣饰并不能告诉人自己正生活得精致，休闲的打扮也不代表此刻大家正神清气闲，从容安雅。彼此隔着衣衫，便是隔着山海，看似有足够的自由，其实无时不扩散着现代意义上的孤单。以致在几乎拥有了一切，包括一切流行衣饰的时候，每每会让一种还缺些什么的感觉，下了眉头，又上心头。

此时，他们才开始想起古今中外那些披着宽大的粗棉粗麻，过着比绝大多数人更为寒俭的生活的贤哲们的教训。不是说简朴是一切生活的常态吗？或许适度的缺少会产生美丽，生活的简朴正是生命纯度的标志？由此，再细思祖辈父辈年轻那会儿简单而热闹的生活，还有不温不火的悠缓节奏，直觉得比之自己外取多于内营的奔竞，似乎更有的回味，更值得肯定。自己的追求目标何其明确，但过程的本位和价值遗失在哪里，还能记起吗？这样一想，真让他们有些震撼了。就这样，带着不乏深刻的反省，几丝对当下生存的腻味，那些乡人的生活，包括衣饰用物；那种质原貌朴的乡土风景，包括水边岩下的浮荇潦泥，不用一钱买的清风明月，开始重新有了可堪思量的意义。

德国浪漫诗人诺瓦里斯曾经说过：“哲学其实就是乡愁”。海德格尔也说：“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所在”；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读过不少书的他们终于懂得了，对乡土的怀念可能比泡咖啡馆读流行散文，更容易让人从气质上摆脱一个白领或炒股者的自得，真正接近诗人、哲学家，或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的心灵。虽然这样的接近做起来很难，但如果能部分地实现它也是好的。譬如在雨天不再去网吧去一次郊外，不总穿套装穿一回蜡染的布衫，等等。不过，令人遗憾的悖谬是，这种对乡土的匆匆归复，说到底竟还得归功于人们对它的远离。在这一点上，海归族吃多了刚出炉的面包，大抵都期待老家的酒越陈越香，在眉目上与之有些相似。

至于说人们每每不能自禁地回顾过去，是因为对未来有太过度的瞩望，人们不能自禁地渴望属灵的生活，是因为对物有太过度的贪求，这就直接指向今天都市人鄙俗的一面了。所以，那些急急穿上蓝布褂红肚兜的人，有时恰恰离祖辈父辈最远，离作为父母之邦的乡土更隔着几重山水。这里本来裸露着一个绝大的题目，只因自己于此并未脱尽干系，所以就不好意思说它了。

网络时代的爱情

如今年轻人在线聊天已成为时尚，他们大抵都有自己固定登录的网站、每天要收发大量的伊妹儿，还有 BBS 等各类消息。兴起时，大放厥词，歌哭无择，有时一泻千里，尽见浑水。由于身份是隐匿的，并无被追究的担心，许多人直将久压心底的小鬼悉数放出，这其中自然有几个是冲着爱去的。本来，上网聊些什么纯由各人、但聊到了爱你爱我并生死相许，就有点邪乎，且不再是个人的事了。

依我的认识，爱的产生必然基于实在的交往，真爱的萌发更基于灵肉的交换。在这种交往和交换过程中，由于爱，我们使自己成为另一种人，也使对方成为他想做成的人。倘要说得具体，爱是眉由笑启，腮因羞红，是自己摸得到的心的狂跳，对方取得暖的血的分涌，她让人产生一种高贵的内心冲动，并最终做成生命剧场最热烈投入的扮演者。而当其彻入骨髓，真所谓情怀深处，人间哪里还有言语。比方说些许含蓄的示意，一种温婉的容忍，轻酌入口，是不是已有诗的甘冽，是不是已经完足到无所外求？

不清楚那些网上亲密接触者是如何来看这种诗的甘冽的。他们似乎该知道红口白牙空嘴薄舌是换不来真感情的，在互联网这

个虚拟空间里逞弄口舌尤其如此。但可能是讨厌纷杂的现实，有一种置身人海却渴毙在人海的孤独，类如诗人柯立芝所咏叹的“周遭皆水，却无一滴可饮”的深重的失望，在拒斥俗世情缘的同时，他们还是以这种特有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坚守。

然而，事实真的仅止于此吗？这份坚守的背后难道没有人性的脆弱和被迫自闭的无奈吗？答案是显然的。因为排开动机不纯、玩视感情者不谈，这其中有一部分人确实存在人际互动不良的问题。他们不肯承认现实，却热衷拼凑寓言，结果非常失败。大部分人则多多少少缺乏自信和信人的健康心态，看起来还能够了解外部世界和自己的同类，其实寄希望用光缆连接一份可执手叹息的至爱，是将自己淹没在未经导正的信息泡沫和虚幻联系中。如此沉溺于机器，最终必然演成对真实情感的逃避。

毕竟，光缆不是血管，信息也非血液。互联网是一张统一设计好的面具，它的后面太容易跟进诸如信心缺乏、责任感薄弱等人格缺陷了。要这样的心态催生爱情，借《圣经》的比喻，让骆驼穿过针眼吧。所以，在东半球或西半球，不同的人种、肤色或者年龄，我们毫不奇怪地，都听得到“见光死”的趣闻，不同版本的“不意天壤之中竟有王郎”的幽怨。逼急了，玫瑰花中夹着炸弹，也不是天方夜谭。

闲 在 哪 里

今天的情形已经是这样了，因为忙过了头，人人都急着想找回清闲。可事实是，当在假期中满足了孩子，自己究竟有多少放松还是很难说。那么，真正的清闲该到哪里去找？有感于物质的挤迫，已有人在否定西方的“效率崇拜”，还有东方“闲居为不善”的陈腐观念。他们重视人力资源和时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对休闲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作了新的认定。这里暂且不说这种认定的结果如何，单就这种精确的算计方式而言，是否符合闲的本义，恐怕仍有一问。

其实，休闲真与拥有多少工作外时间，或能着力从事何种时尚的娱乐消遣无关。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从物质和文化的环境压力下解放出来的自由超脱的价值确认。譬如，我们呼朋引侣踏青于郊原，无须为确保收获而去度假村的人工鱼塘，但择一僻静的小河就可，因为我们注重的是过程，那种垂钓时所特有的德性涵养的快乐，结果非所问也。当然，我们也绝不会当鸟还在天上飞，就忙着在下边摆开烧烤家伙，因为私心本无意于获得鸟儿一毛一羽，而只想观玩其不惧人戏弄的自在和安详。而当人说草头露珠水上浮沤一无可观，我们却感觉得到对于视觉，它

们不失为温柔的安慰，与之相遇，实在无异于同自己心灵的照会。

总之 在大自然和自己的同类面前 我们有无边界的善意 非目的性的开放。当人笑我技拙或愚憨，我们乐而不答，在心底细嚼西哲休闲是“对必然性的摆脱”的深刻定义，连同中国诗人“物性多与闲相称”的微吟，有独享一份会心的快意。如此闲人所忙而忙人所闲，不适人之适而自适其适，渐渐地，我们真的养成了广大的慧心，安静从容的气性，真的就此让自己从里到外闲了下来，在无所取予中厚植了长远的生力，切近了心无所累轻松自在的至高境界。

当然，这样的闲也不尽同于罗素所提倡的对单调生活的承受，或中国士大夫所追求的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的孤寂，更不是那种花一个时辰看蜗牛上竹，体味其爬上一寸滑下三尺包含有何种意义的散诞和消沉。它并不排斥积极的色想行受，广阔的人生参与，也鼓励买房置产，事亲养家，不过是说人不应该目迷尘沙，心疲计算，沾恋于一事一物，而忘却了应随时准备从任何实境中果决抽身的切要；乃或应永远拥有可以认作长闲的某一片刻，以抵御俗人竟年的尘梦，将夜作昼的烂醉狂欢，并从此不再方寸暗暗，念念是占有，相反，有不息的长念和久爱在心中，并因这种爱念，克服或拈或放的得失计较，虽颠簸世路，此心仍得悠然。

多年前，我在南京结识了一位朋友，台湾静宜大学的叶智魁教授，他是美国伊利诺大学的休闲学博士。当时接着名片，难掩心中茫然。今天想来，那会儿自己正在奔竞中，哪里能懂其间的道理。今次抱愧将它从抽屉中检出，似听得到行尽江南不见闲人之后，叶教授幽淡的声音：此事原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而未能体，诚不足怪也。